青樓夢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九回　慶遐齡華堂稱壽　訪名妓花國鍾情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住在張宅，朝夕與小山飲酒論詩，十分合意。時光迅速，十三日，張宅門前懸燈結綵，親友俱來慶賀，挹香也與姑丈姑母拜壽。開觴款客，足足忙了三天，然後壽事完畢。

小山便約了挹香，去訪那有名的才妓。挹香甚喜，即更換了鮮新衣服，與小山同往。未里許，早至竹卿家，有人迎接進去，坐了一回，然後進內廳與竹卿相見。原來這竹卿乃是一個大家閨閫，繼因水火刀兵，兼之又失怙恃，致遭淪落。素性聰慧，詩詞歌賦，無一不出人頭地。以故才人墨士踵門者，交相錯也。然為人幽靜，身價自高，凡遇客來客去，彼俱淡漠自安。雖身圂歌臺舞榭，而心無送舊迎新。

挹香與小山入室，見竹卿緩緩相迎，入座後，侍兒即獻茶。茶畢，竹卿微啟朱唇，詢問姓氏。挹香見他一團雅態，萬種溫柔，心已欽羡，乃細述姓氏，然後道：「僕等久慕芳卿才思壓人，故不憚迢迢百里，特來晉謁仙姝。今蒙不以芻蕘見棄，而以蓬島相親，不勝幸甚。」竹卿道：「賤妾風塵弱質，自慚受辱泥塗，雖曰粗識之無，何敢望雅人懷抱。今日貴人枉顧蓬門，不勝僥倖。」於是偕二人至一書舍中，商彝周鼎，位置妥貼，兩傍掛著許多名人投贈。又有一副楹聯道：

明月二分縈好夢，靈犀一點逗芳心。

挹香觀玩了一番，又見窗前堆著許多詩集，啟視之，皆竹卿所作駢體詩詞。其中佳句，如《山居雜詠》云：「偶然小憩聽泉湧，暫學忘機看鳥飛。」又如《春閨》云：「鸚鵡不知人意懶，簾前幾度喚梳頭。」又如《畫龍》云：「龍不畫全身，身在雲深處。兩睛點炯然，何日始飛去。」其《詠筆》云：「管城春色豔，花向夢中開。一入文人手，經天緯地來。」最妙其蘊藉處，有《詠早起》一首云：「起視天猶早，何須喚侍兒。雲鬟梳也未，洗手讀《毛詩》。」其深意處，有詞兩句云：「病是愁根愁是葉，葉是雙眉。」其餘皆俊逸清新，目不暇接。

挹香看了大贊道：「芳卿雅人深致，道韞奇才，吾輩鬚眉真堪愧殺。」竹卿笑答道：「妾鄉僻無知，所學謳吟，無非漁歌牧唱，何敢當公子謬贊。」於是在書室中談談說說，天色已晚，竹卿命侍兒端整酒肴，請二人飲酒。席上論詩講賦，極盡綢繆，杯盤狼藉，履舄交錯。飲畢已有二鼓，彼此有些醉意。小山扶醉歸，而挹香獨留也。

竹卿初會挹香，意殊磊落，及小山歸後，便執燭引挹香至臥房，略敘片言，即偽醉而假寐。挹香彷徨室內，見其佈置精潔，雅淨無倫，壁間懸一古琴。不覺觸動素懷，思一奏其技，又恐驚其清夢。屏思枯坐，夜已將深。

少頃，見竹卿已醒，試問道：「美哉睡乎？」竹卿不答，從容對鏡理鬢訖，添香於爐，向壁上取琴，默坐撫之。覺淒淒切切，哀怨動人，如潯陽江頭之調，挹香不覺淚下。竹卿見挹香如此，罷彈問曰：「君亦能此乎？何所感之深耶？」挹香道：「卿以此寓淪落之感，僕縱非白江州，然入耳警心，能不悲從中來耶？」竹默然久之，謂挹香道：「試更為君彈一曲可乎？」挹香曰：「可。」於是重理舊弦，別翻新調，如鶯語之間關，如流泉之幽咽。挹香傾耳聽之，愈加感歎道：「伯牙、子期，千載難逢。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，而以知音許我，我何敢當。卿真青樓中之伯牙也。」竹卿至此始有喜色，與挹香剪燭清談，兩情懇摯。東方既白，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。

即辭歸至張家，與小山談昨宵事。小山十分欽慕。挹香從此繫念芳洲，縈思香草，幾將廢寢輟眠。

一日，與小山在書館中，忽家人來報云：「東巷王竹卿家遣人在外。」挹香命進，方知其使送來瑤琴一張、翠玦兩方、紈扇一柄，是竹卿親手所書近作。挹香大喜，遂收

而謝之。思作瓊瑤報，即往各處購得紫竹簫一支，漢玉連環一事，自繪梅花帳顏一幅，橄欖核船一事，共四色。其橄欖核船雕刻精緻，中艙客四人，二人在後，一搖櫓，一扭浜，窗櫺皆可開闔，眉目如畫。外用退光漆盒，如藥制橄欖形，紅絲結絡，可以佩身。購全，遂親攜至竹卿家道：「明璫翠羽，卿自有之，僕亦不敢以此俗物圂卿雅賞。些須微物，雖不足貴，然亦非尋常繡閣所能解識者。風雅如卿，當留作紅閨雅伴。」竹卿欣然道：「妾以淪落風塵，君獨不視為章臺柳而寵異如此，妾當懸佩於身，不啻太真之金釵鈿盒矣。」

嗣後往來愈密，耗日於雨窟雲巢之內，殢人於鶼交鰈合之時。

不知不覺，將有一月有餘。忽吳中信來，促挹香歸。挹香不得已，往別竹卿，並勸其保重身子。竹卿亦叮囑再三，並約何時再會。挹香以來年杏花時再續前緣，並勸放開慧眼，早擇從良，毋使鄙人多恨。言訖，大家淚如雨下，挽手牽裾，有無限牢騷之態。俄而家人又來催促，不得已道：「保重小心，我去也。」倉皇酸鼻而行。竹卿沒奈何，送至門前，不覺十分淒惋。正所謂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

當下挹香匆匆回至張家，拜辭姑丈姑母，又別了表兄表妹，自然也有一番分離的說話，不必細表。挹香帶了金壽同下歸舟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吳中眾美人自從挹香青浦去後，十餘天不晤，掛念十分。也有囑人探聽的，也有往月素家問信的。一日，林婉卿到月素家來，問起挹香信息，月素告以常久不來。恰好月娟在座，答道：「他必又遇了一個比我們好的人在那裡，所以得新忘舊，不來看我們了。」月素道：「他這個人不是這般薄倖的，你不要冤著他。」月娟冷笑道：「你們太忠厚了。看他這個人最會見張說李，在我處說你二人的不好，在你們面前只怕又要說我不好了。」月素笑說道：「他倒從沒有說過你。」婉卿聽了，便有些疑心，乃問道：「說我們什麼？」月娟笑說道：「他既沒有什麼說我，也沒有什麼說你，方才我同你們頑頑。」

正說間，忽報拜林來，月素回愁作喜，即請進內。問及細底，方知挹香往青浦拜壽去了，方始各各放心。

卻說挹香是日已歸，拜見雙親，說了一番青浦的話兒。時逢中秋佳節，往各處親友家去了一回。至半路恰遇拜林由月素家歸，拜林告以眾美懸念之語。挹香遂往月素家，並見月娟，談了一種離情。又命侍兒往各美人家知會。不一時，眾美俱來問候。挹香向月素道：「今日小生至此，又蒙眾芳卿枉顧，又是團欒佳節，接風之酒，卿其為我治乎？」月素道：「毋庸費心，我已吩咐過了。」挹香大喜，乃與眾美人細傾積愫，並說遇著竹卿一事。

月娟道：「如何，被我猜著了。」挹香不解，眾美人俱道：「這是他天性風流，又如此多情，宜乎時多奇遇。癡郎，何豔福若此耶？」挹香道：「此乃蒙眾姐妹憐我狂生，故得時親芳澤。雖曰修來豔福，其實邀眾芳卿青眼所顧耳。」大家說笑了一回，然後入席飲酒，開窗對月。果然瓊樓絢彩，銀漢騰輝，好佳景也。直飲到宵漏沈沈，眾美人方才辭去。婉卿目視月素，笑謂挹香道：「今宵人月兩圓，佳期無負，愚姐告辭了。」月素又送了婉卿歸去，然後再與挹香飲酒賞月。

挹香謂月素道：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夜何？不可無詩，我為首倡，卿為我和可好？」

月素道：「中秋對月之題，前人頗多作者，極難出色。前日你們林哥哥到來，把一套《色空曲》的南調與我看，填得十分感慨，乃是由盛至衰，因色成空之意。如今我已歌熟了，可要我來唱與你聽聽罷？」挹香聽了道：「好好好，我來品簫相和何如？」

於是挹香去取了月素的那枝心愛簫兒，又斟了一杯酒，遞與月素吃了。然後月素輕啟朱唇，嚦嚦鶯聲的唱道：

〈色空曲商調（商調引子）〉

【憶秦娥】黃塵蕩，江山依舊開清朗。開清朗，卻憐三月，鶯花無恙。

〈（商調過曲）〉

【黃鶯兒】處處罨垂楊，春風翡翠香。笙歌十里煙波舫，紅樓綺窗，簾鉤自忙，勾留吾輩尋花想。覓鴛鴦，歌臺舞榭，無夢不襄玉。

【簇錦林】丰神媚，競豔妝。忒溫存，傍玉郎。雲情雨意魂兒漾，怎不滿懷歡

暢。鳳求凰，盟山誓海，地久與天長。

【琥珀貓兒墜】芙蓉錦帳，恩愛甚荒唐。轉瞬紅顏付北邙。生前枉詡貌無雙。堪傷，一代風流，總付黃粱。

【尾聲】回思畫舫春波蕩，十里胭脂水亦香。到底終歸空色相。

月素唱完了，挹香停了簫，謂月素道：「此曲甚佳，惜乎太多感慨。我們飲酒罷。」於是又斟了一杯酒，遞與月素。月素道：「我醉已極，我來做個令你猜猜罷。」挹香道：「卻是怎樣的猜法？」月素笑了笑，去取了一副骰子，將一隻盆子、一隻杯兒背了挹香，將骰子擺在裡面，說道：「這個乃是老令。這盆子內擺著骰子，骰子乃擺成一個式樣，或分相、或不同、或五子、或全色，用古詩一句，令人猜想。如今吾已擺著一個式兒在內，我說句古詩，你且猜一猜看。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月素便說道：「一色杏花紅十里。」挹香聽了，便暗暗的想了一回，卻是難測，便斟了一杯酒飲了。又想了一回，乃道：「莫不是二五子四點麼？」月素拍手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挹香笑道：「此令好名他為同心令。」月素道：「這卻何故？」挹香道：「妹妹方才有了這句詩，做成此令，我聽了此詩，猜出內中擺法。你想若不是同心，豈非就猜不著了？幸得我與妹妹本來具有同心，所以不難索解。」月素聽了，點頭稱是。

挹香道：「如今我來擺了。」於是也將盆兒與骰子取了，背了月素，頃刻擺成一式，把盆兒移向桌上，便念古詩一句道：「半是梅花半雪花。」月素聽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莫不是麼五分相麼？」挹香道：「一些不差。妹妹真慧人也。吾們再來猜兩個可好？」於是月素又擺了一式，復念古詩一句道：「十八學士登瀛洲。」挹香聽了，又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有了，內中定是全三色子。」月素道：「一些不錯。如今你擺罷。」於是挹香神出鬼沒的擺了一式，便道：「雪飛六出。」月素道：「一定是麼五子六點了。」挹香便將杯子起了，斟了一杯酒道：「妹妹輸了。」月素細細一看，卻是一個全麼色子，便大贊道：「擺得好，擺得好，真個匪夷所思，出人意外。」便飲了挹香那杯酒，又斟了一杯，遞與挹香道：「飲了這杯團圓酒，我們好散席了。」挹香點頭大喜，就一飲而盡。

月素嬌癡萬種，醉態十分，將首拜在挹香懷內。挹香見他玉山將頹，已有十分醉意，甚是愛惜，即扶他上牀安睡。自己又賞了一回月，飲了一回酒，始命侍兒收拾了殘肴，端整了香茗，然後入幃而睡。看見月素鼾聲正濃，挹香輕輕的喚了幾聲，月素方醒。挹香便斟了一杯茶，遞與月素吃了，然後亦睡。到了明日，二人起身，挹香謂月素道：「

昨日妹妹醉矣，今日安適否？」月素道：「多是你不好，如今宿醒未醒，疲倦不堪。」挹香道：「妹妹自己醉了，倒怪我不好。」說著命侍兒取醒酒湯與月素吃了，然後二人梳洗吃點，又談論了一回，挹香始歸。

時光易過，秋去冬來，轉盼間又是新年景象，家家鑼鼓，處處笙歌。自從元旦日起至燈節止，這幾天挹香無日不在眾美家取樂。花間蹀躞，愛彼綠珠；月下綢繆，憐他碧玉。甚至應接不暇，萬分躑躅，即眾朋友亦羨慕他非凡豔福。

一瞬元宵佳節，星橋鐵鎖開，人游不夜之城；火樹銀花合，客入眾香之國。挹香約了姚、葉、鄒三人，步月賞燈，沿街觀玩。士女雲集，都裝束得十分華麗，望之如花山然。四人信步而行，早到了玄妙觀前，見各家店舖俱懸異樣名燈，別具精緻，能教龍馬生輝，亦使群芳生色。又見流星花爆，不絕街前。

至洙泗巷口，見遊人無數，圍在一家門內。四人詢知為打謎事，挹香道：「我們去打幾個可好？」於是一同進內。只見壁間懸著一燈，黏著無數謎條在上，也有人在那裡抓耳凝思的，也有人在那裡測度字面的，也有人在那裡閉目搜尋的，也有人猜著眾人喝采的。挨挨擠擠，熱鬧非凡。

挹香見上邊有：「子謂伯魚曰一章。打四書人名一。」挹香想了想，向做謎的說道：「這個可是告子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即在桌上取了一匣詩箋送與挹香。又見有一謎云：「遙望山家正午炊。打《紅樓夢》人名一。」挹香笑了笑道：「這個想是岫煙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一些不錯。」又贈了兩支湖筆。眾人見挹香如此捷才，大家稱贊。挹香對拜林等說道：「他們又在那裡貼出來了，你們也去打幾個。」拜林點頭稱善，便走上前看了一看，卻是寫的：「潘金蓮嫌武大。打《詩經》一句。」拜林看了這謎，笑謂挹香道：「這謎面倒古怪得極。」便凝神一想，便道：「莫非是『不如叔也』麼？」做的道：「正是。」即贈了花紅。夢仙也上前一看，見上邊又貼一個條兒出來，上寫：「菊圃。打『六才子』一句。」夢仙道：「這個明明是『黃花地』了。」那人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便贈了兩錠徽墨。又貼了一個條子出來，見寫著：「飛渡蓬萊我不懼。打《紅樓夢》一句。」仲英看見了，便向做謎的說道：「莫非是『任憑弱水三千』麼？」那人十分佩服，乃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便送了花紅。

挹香趕緊道：「你們索性多貼幾個出來，待我來多打幾個。」那人果然貼了十個條子出來，挹香看了一回。不多時盡皆打出，閒人都搖頭大駭，做謎的更加欽羨。挹香笑

嘻嘻道：「我們去罷，花紅也不要了。」

於是四人由宮巷而行至吉由巷內，夢仙道：「挹香弟，你遨遊花國，可曉得這里巷中有個名校書，你可知道？」挹香道：「那一家？」夢仙道：「這人姓吳，名喚慧卿，才貌亦稱雙絕。更有一個絕色的侍兒，名喚小素，人極伶俐，貌極韶秀，其溫柔莊重處，非他人可及。雖依身在煙花，而守身若太璞也。故年方二八，一朵名花，猶未許蜂狂蝶醉。所以往來的王孫公子，也有憐他的，也有愛他的，倒與主人家名可並著。」挹香聽了，大為歡忻鼓舞，乃道：「夢仙哥，此時回去尚早，可同我一訪。」拜林接口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乃挽手同到吳慧卿家來，

慧卿接入。挹香雖見慣美人，不甚介意，緣心注小素，反覺如呆人一般，不言不語。夢仙便命他們歌唱了一回。

挹香不見小素出來，心甚悵悵。正念間，忽來一婢送茶，諦視之，丰姿綽約，態度端嚴。夢仙明知挹香不相識，又不好說明，乃佯對小素說道：「素妹妹，又要你費心了。」挹香方知就是他，於是和他談論了一回，又旖旎了一回。說也奇怪，小素一見便十分知己。挹香私謂小素道：「我此來非為爾主人而來，特為卿卿而來。今晚匆匆，不能暢敘，明日我當獨自一人再來看你。」言訖又與慧卿閒話了一回。又聽他唱了幾個小曲，然後夢仙付了幾兩銀子，一同分別。路上挹香說及：「小素為人，果然可愛，明日弟要與他細談衷曲。」夢仙道：「挹香弟如此多情，怪不得有多情人相遇。」一路談談說說，其時月色雖好，街上人跡漸稀，四人各自回家。挹香只因遇著小素，覺得十分羨慕，如有一件事掛在心頭。挹香這一遊，有分教：

含苞嫩蕊經蜂惜，初露新芽引蝶癡。

未識挹香果去再會小素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